

吳中金石新編

吳中金石新編

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吳中金石新編卷五

明 陳暉 編

祠廟

重修至德廟記 周忱

宣德五年秋七月禮部郎中豫章况鍾伯律奉璽書擢
守於蘇州視事之日吏以囚牘進見民之繫於獄者凡
千餘人尚爭務勝交相訐訟有經十餘載而未決者伯
律姑置弗問曰明日率郡之父老祇謁於吳泰伯廟見

其堂宇傾仆垣墉頽圯吏民奉祀弗虔乃喟然歎曰民
不見德宜乎刑之不清也是非郡守之先務乎即日命
工度材撤其舊而新之曰堂曰室曰門曰廡為屋凡四
十楹繚以周垣堅以甃甃不十日而告成復率父老潔
牲醪祇祀於廟居人過客瞻望咨嗟於是獄之繫囚交
相愧悔曰泰伯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吾輩所爭僅
錐刀之末耳何重貽郡侯之羞乎皆相與俯伏庭下自
服其辜不數日而獄以空虛告予時奉命巡撫於江南

列郡至蘇州祇謁祠下父老以其事告且曰昔者狄梁公以冬官侍郎為江南巡撫使毀吳楚淫祠千七百所而此廟則在所留而不毀者去今千有餘年得吳郡侯葺而新之巡撫使之來又適當其時吳民觀感興起自今其無復爭競之風乎予乃登進其父老而告之曰方泰伯之奔吳也斷髮文身示不可立然荆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遂端委以臨其民是欲辭富貴而富貴隨之及其後世夫差狃於必勝窮兵瀆武破越困齊欲霸

中士卒之國亡身戮妻子為虜是欲求富彊而失其富
彊矣然則吳地數千年之富庶由泰伯之三讓有以致
之也其鬪訟之成風者亦由夫差之好勝有以啓之也
爾民欲為泰伯之讓乎欲效夫差之爭乎一則廟食萬
世一則貽譏千載其得與失必有能辨之者孔子曰能
以禮讓為國乎何有此予與太守期望於吾民之意父
老曰善請以是為記遂書於麗牲之石使四方之來謁
者咸有所觀感而興起焉豈獨蘇州之民而已哉

重新至德廟記

陳音

自泰伯逃於吳民戴其德以有國傳二十餘世而越始
入吳吳人懷泰伯之德不忍其竟弗祀也東漢吳郡守
糜豹肇建至德廟於閭門外以慰民懷歷六朝至隋而
唐狄梁公巡撫江南盡毀諸淫祠而此廟特存五代時
錢武肅王徙廟於城中有宋諸名公吏於吳者凡有禱
輒應焉國朝宣德間郡守况鍾伯律因舊廟修之凡為
屋四十楹閱歲久復敝頃監察御史張淮邦鎮奉朝命

按吳祗謁廟下病其敝且隘也命有司撤而新之堂廡門垣之制雖仍乎舊而高敞宏廓則視昔大有加矣於乎天生民有欲易爭爭在利與名耳利莫大於有天下泰伯以天下讓不欲自有其名此其所以為至德而孔子稱之後世雖微利輒爭爭輒自以為是而加不美之名於人小者鬪訟以犯於有司大者興兵戈以糜爛其民是真泰伯之罪人哉泰伯之後壽夢欲傳位季札亦猶太王欲立季歷之意也諸樊餘祭夷昧不能如泰伯

仲雍之讓吳於是乎不競闔廬夫差復好大喜爭竟召
甬東之辱以底於亡嗚呼始以讓而興終以爭而亡民
之鑒於是者尚宜慎所趨哉夫民之趨舍繫乎上上好
廉則墨者息上好直則佞者阻上好讓則爭者愧邦鎮
厭吳民多爭訟特新至德廟以重愧之可謂善斡旋民
風而使之興讓哉邦鎮河南襄城人登己丑進士歷知
山陽蕪湖二縣事皆務以德化民今憲節至吳復有旌
德化俗之舉可謂尚德君子矣廟功告成郡同知毛瑄

推官樊廷選請予紀其事於石用書此以嘉邦鎮之績
後之吏民其皆務尚德息爭以仰視斯廟而無愧哉

吳相伍君廟碑 王鏊

吳之先介在蠻夷不與中國通者十九世自巫臣教射
御而後知有武季子觀周樂而後知有文當是時吳漸
進矣其後伍君來奔自楚以闔閭霸遂拔舒遂伐越遂
滅徐入郢之舉楚國幾墟延及黃池遂冠帶以主夏盟
其伐齊先晉爭衡上國雖非君心而其強至此則君之

力也吳之不終霸也人皆咎夫差之不能用君竊獨嘆
闔閭之知君而不究其用也柏舉之戰春秋許其與憂
中國而其責隨也必以周室為請君之所仗可知矣使
闔閭而究其用命君禁兵輯掠提壇籍戶歸之周室而
已不與則此役也楚可滅周可興吳可強於天下惜乎
籍館返夷而事去矣先儒謂此闔閭羣臣之過非君意
也夫豈獨非其意將必力諍而莫之聽也然吳自此遂
通上國至於禮樂財賦甲於天下君實啓之故自春秋

律之則以夷干夏自今日論之則以夏變夷其有功於
吳大矣微君吾其尚祝髮文身乎忠孝天下大節也而
君值其難其去楚孝也而所復者君其諫吳忠也而所
忘者身方楚之以免父召死之可也諫吳不式去之可
也而君以其邁往之氣行之不惑義在親親重親重則
死於親義在君君重君重則死於君世謂可以死不死
不死將以有為也可以無死而死死將以明道也君死
而吳亦亡矣千載而下過其所謂吳東門凜凜尚有生

氣於乎豈非間世之人豪哉義氣之在天地萬古不息也蓋嘗與日月山川雷電風雨流行磅礴於兩間其有所鍾則出為雄渾竒傑之材以立蓋世非常之功為臣死忠為子死孝死也其不盡者復與日月爭光與天地無窮與風雨雷電揮霍乎上下而况君之故邦也哉君之廟食於吳也久廟故在城之盤門庚子秋不戒於火明年夏高唐劉公魁以監察御史蒞吳首以忠孝風勵吳人出令新之蘇守蠡吾劉侯瑀奮曰余維守土其有

不承鎮撫徐昇主簿于通典史張灝借力競勸暮月廟
成麗牲有石謂螯當紀其事螯謂事有關於綱常勢若
逆而理順政有係乎風化事雖勞而民悅劉公其知政
之體要矣古祀君有小海歌螯為詩以準其辭曰天挺
人豪遭時多虞挾弓貫矢去楚歸吳吳子曰嘻烈哉大
夫我其觀兵以信子志君拜稽首君父無二復父之仇
虜君之義遵養俟時退耕於野唐蔡來歸楚有囊瓦瀆
貨翫兵憑陵諸夏君曰可矣陳於柏舉一戰入之哀荆

之旅既以吳霸越遂可并賊詬為讒於行成不思自
衛壞萬里城嗟嗟維君兩罹讒口楚既幾亡吳亦旋沼
君雖云亡耿有餘烈懸目吳門非以觀越越兵其來餘
威可折君之義氣橫乎兩間鞭叱風雷上下于天溥被
吳城君所完者君今去矣媿焉是舍曷不觀乎素車白
馬出沒潮頭凜然如在吳人思君廟貌時新坎坎擊鼓
以妥君神神人居之降康襲祉無水旱蝗天扎癘疵千
萬斯年以食廟祀

重修陽山白龍祠記 金幼孜

龍之為靈著矣下上日星浮游海嶽感風雲霈惠澤變
幻恍惚不可為像則夫世之所稱神靈有逾於龍者哉
宜其肇迹之地人益崇信廟食之久神愈彰應而祀典
之盛累千百年為不替焉距姑蘇郡城西二舍許曰陽
山有白龍祠其神誕育之異相傳肇自晉隆安中而其
靈顯感應莫盛於唐尤莫盛於宋元之間錫號崇祀後
先相望逮我聖朝飭嚴祀事命有司春秋致祭著在令

典乃宣德五年禮部郎中况鍾伯律奉命來守是邦歲
夏秋之交闔郡大旱禾則盡槁伯律乃摠誠禱神已而
大雨沾溉歲以獲稔仲秋之月適當祀神先期望夕伯
律齋宿公館夢神告以祠宇將傾丐即修葺翌日以其
故語諸僚佐咸嗟異之將事之旦天氣澄明靈飈颯爽
雲彩發祥蜿蜒焜耀至誠感孚神實降歆既竣事伯律
周覽祠下喟無以妥神靈宜乎神之預協夢徵吾儕忝蒞
斯郡詎可不思改創以答神休耶遂倡郡邑僚屬捐俸